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燊憲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舉人臣高應龍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

其心也相似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盖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

黄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麽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録云知天是知源頭來處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録作公共之本原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

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以上語類七條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答林德久

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滚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

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别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條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跡性有動靜

蓋孟子本文甚切以上語類四條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答余國秀○文集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忻戚也

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得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内也須教事

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絶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領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敬之問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脩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以上語類三條

夭壽之不齊葢氣之所禀有不同者不以悦戚二其心

而唯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禀之短長非所論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盖其所禀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

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孟子説命至盡心章方説得盡以上語類四條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

我事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

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别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别莫不各

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豪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横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

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

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

串橫渠觧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

不惟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

通貫得為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

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以上語類五條

反身而誠敬夫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愚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賛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著落兼樂莫大

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文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是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語類

覇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濵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

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

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将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

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

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賔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

化如何别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

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横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以上語類五條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

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語類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冐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語類

有安社稷臣章

王文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其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絶故難遥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語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

横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

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顔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

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答汪尚書○文集

廣土衆民章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禀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狠底

心便没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以上語類四條

不言而喻集注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

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答歐陽希遜○文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於九皐之類興

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

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

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源本

則觀其流必知其有源然流處便是那源本更去那

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

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以上語類二條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着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

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要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

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以上語類二條

楊子取為我章

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是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

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

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

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

在顔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顔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

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

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顔子似為我

而非為我（以上語類二條）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

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何叔京○文集

飢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

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答何叔京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其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

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爲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辯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烏知二字爲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

亦非已有也以上語類二條

久假之説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霸之辭也答蔡季通

温公疑孟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

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覇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
大小髙下逺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
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覇乎雖
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隱之辯曰仁之為道有生
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
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
行也五覇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
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

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逺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為仁耳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曰隱之以五霸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耳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

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為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

子不亦誤哉讀余隱之尊孟辯○以上文集二條

王子墊問曰章

問王子墊以人之為士下既不為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荅潘謙之○文集

桃應問曰章

温公疑孟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濵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予舜是君

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隱之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盖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

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為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盖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為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為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為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濵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為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為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

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
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曰龜山
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
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
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
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却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讀余隱之尊
孟辯○文集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語類

形色天性章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嚬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顔色曰固

是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以上語類二條

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形是也盖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

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答吳晦叔文集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伯豐問横渠曰顔子私淑艾以教人隐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觧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横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顔曽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荅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横渠

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語類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

子教人爲甚也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語類

君子之於物也章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何叔京○文集

知者無不知也章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歷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

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

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

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

樂之一事耳又如脩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汎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泥滯之患矣語類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説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

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其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順之之說極是○砻石子重文集

好名之人章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眞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羮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

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

非指好名之人也

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滲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以上語類二條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以上語類二條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

不全是就理上說未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禀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

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禀有清濁性則是限則道心者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

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

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

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

也

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

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

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令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

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禀有厚

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説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

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邉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様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盖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

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

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

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

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

兩説一以所禀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説是以

所禀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

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逄干

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賔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禀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

以上語類六條

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盖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答林德久

諸家之說即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

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　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答許順之

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

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賔主之際智之所施晢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觧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説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説這人可愛也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現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

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顔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著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以上語類四條

逃墨必歸於楊章

問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曰楊墨皆是邪説無

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荅嚴時亨○文集

盆成括仕於齊章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荅何叔京○文集

人皆有所不忍章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

又問莫有深淺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觧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觧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

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

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工夫太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豪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塡滿也塡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此說充無受爾汝之實與集注異可以兼存○以上語類二條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以上語類二條

說大人則藐之章

說大人之義其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令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

巍巍然者而已如𫟪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髙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也答廖子晦○文集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

天理分數少也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本心都紛雜了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

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已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已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曽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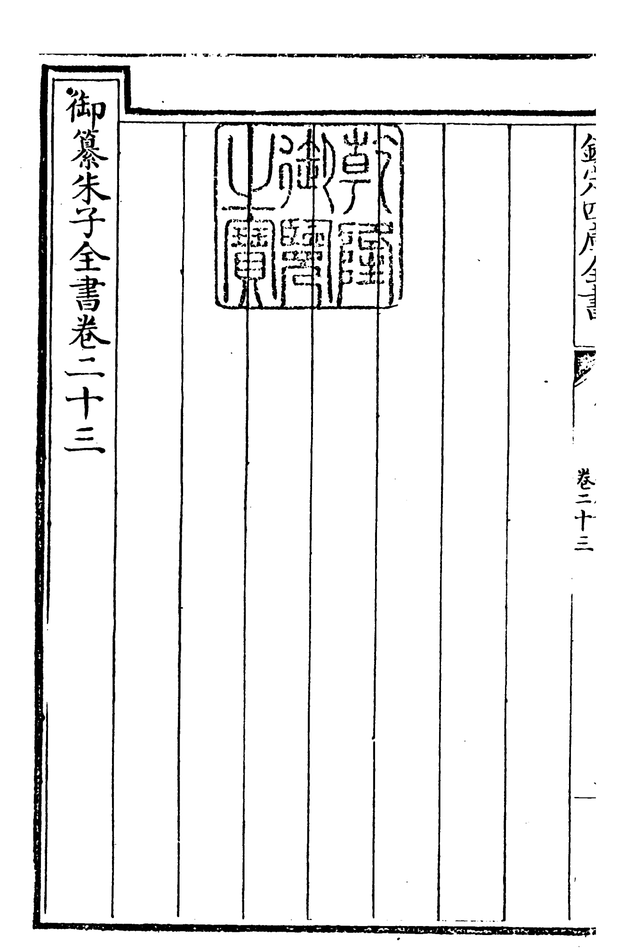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

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

以為新民也以上語類二條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其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舉人臣高應龍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中庸一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

以先開説未發之中然後又説君子之時中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

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

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

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

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

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

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葢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

以相成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

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

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

然著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

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

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

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

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箇變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

博士演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

要為解也又云吕中庸文滂沛意浹洽

李先生説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吕氏先生曰

吕氏飽滿充實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

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吕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説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

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

諸子說處尚多𤚥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以上語類十二條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

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吕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葢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

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其之友會稽石君𡨋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録如右而屬其序之其惟聖門傳授之微㫖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其之淺陋葢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来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

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髙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髙無駭於竒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㑹其歸必戒懼乎不覩

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

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

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

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

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

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

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中庸集解序○文集

右總論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

般但人物氣禀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現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萬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殀夭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以上語類七條

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

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来諭反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来乃於言性為有功故其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来此語亦可見矣葢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

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葢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説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某之所疑者答胡廣仲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歳此何所疑若如来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寛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

窺測也觀横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答楊深父

○以上文集二條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来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来亦是看得太高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
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
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
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
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
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来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

頭處只是普遍都用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

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别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

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来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叚用得力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闇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呂子約來書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滚作一段看

𫝊荅他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彭子壽

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

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

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道

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

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

發之如何滚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

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
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
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
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
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

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内謹獨是由内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

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以上語類十二條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

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于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别以一心察之葢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来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

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答胡季隨

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日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為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未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為兩節雖可以各

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為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為不覩不聞則又幾於躐等曰来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

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别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

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其之本意却不如此葢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葢首章本静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别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答呂子約

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别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功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答胡季隨

問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

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荅胡季隨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荅胡季隨○以上文集五條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

中發出来也是之謂情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
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
則事得其宜不相淩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
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是有礙不可謂之達道
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
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

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絶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别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

靜看不曾知得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

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滚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来静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昬濁為私欲所

勝客来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来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来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

何會中節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强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滎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性情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曰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審察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再論湖南問荅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嶮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

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

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

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
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
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
發了子思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
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
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
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
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主者事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胷中始得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

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為有此理故也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以上語類十九條

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答張元德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葢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

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答林擇之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或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于其間其旨深矣記疑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葢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

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葢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
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
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
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何如與湖
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與下篇多同今兩存之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
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
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

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葢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

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

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

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其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荅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

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来講論思索直以心

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

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時便已不是性矣盖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専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已發未發説

中字之説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翫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

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

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

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葢所

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

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

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

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

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

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

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釋老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葢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

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徐彦章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説皆不相礙矣

答呂子約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

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荅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録前後差舛都無理會

後来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强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答呂子約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甞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

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黙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

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氷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葢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甞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

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槀一編輙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葢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之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觀其氣象自可見答李伯恭問龜山中庸

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一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致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説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説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到極處也荅胡

季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修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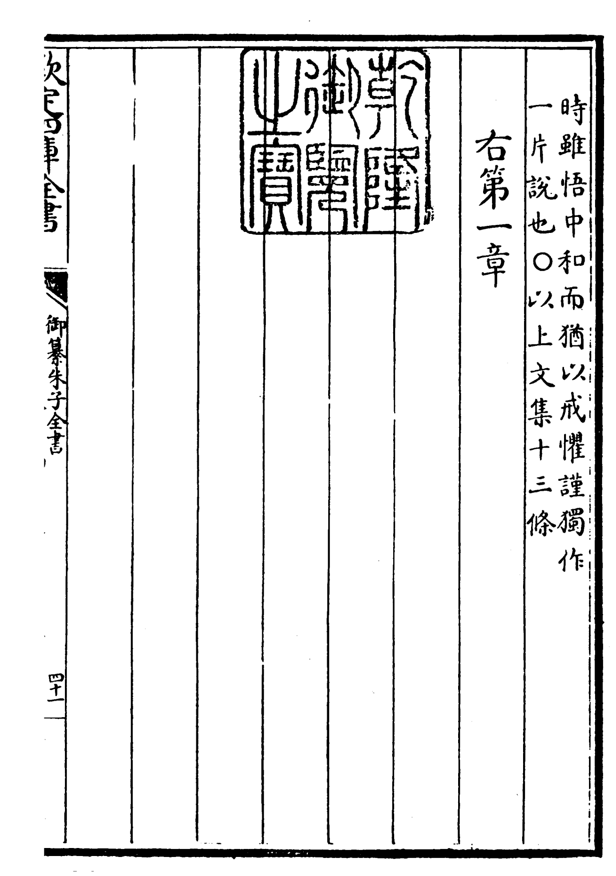
愼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葢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隠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葢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盖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

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葢敬以直内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中庸首章說○按此說戒慎兩節是朱子舊稾葢此

時雖悟中和而猶以戒懼謹獨作一片說也○以上文集十三條

右第一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